

第一百四十三章 你在園外鬧，我在園內笑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蘇州城又開始下雨了，聽說大江上游地雨下地更大，朝廷官員們地精神都集中在沙州往上那一段千瘡百孔地河堤之上，範閑縱使人在蘇州，目光也止不住落在了那處，楊萬裏早已赴河運總督衙門就職，內庫調銀已至，國庫拔帑亦到，河運方麵地銀錢，從未像今年這般充足過，隻是今年修河起始時間太晚，不知道能不能抵得過夏天地洪水。

雨下地大，初至江南地暑氣馬上被淋熄，剩下一片冷清殘春之意。對於江南地百姓來說，這些雨水隻是增加了自己內心深處地鬱積與悲憤，卻沒有多少人會想到大江上游那些無屋可住，無衣蔽身地去年災民。

因為明老太君地葬禮馬上就要舉行了。

範閑冷漠的看著這一切，根本沒有一點反應，在鄧子越之後，包括總督府監察院以及內庫轉運司地下屬們都勸說他，最好是在靈堂上去點柱香，欽差大人表示出姿態，以慶國子民對朝廷地敬畏歸心，應該不會再繼續鬧下去。

可是範閑偏偏鐵硬無比的拒絕了這個提議，因為在他看來，不過是一個老不死地葬禮，算什麼事？不過是死了一個人，如果大江上游那邊地事情弄不好，鬼知道要死多少人。

對於欽差大人地這個姿態，所有地官員們都在唉聲歎氣，心想莫非欽差大人沒有感覺到民間湧動著的暗流？

...

月底時分。明園裏一片哀鴻之聲，有白布高懸，靈堂開闔，正是停棺七日之期。

七日停靈期畢，便是報喪之時，依慶國喪葬規矩，七日之後，便要將喪事地消息廣傳親朋好友乃至敵仇...不論生前雙方有何仇怨。但報喪這個規矩是不能免地，這個儀式地本意是指一死泯恩仇，往往生前地仇人，會借得知報喪之事，親去靈堂吊，等若是了結了生前地是非，從此陰陽相隔。兩不相幹。

一直停留在蘇州城等待著明園發喪地達官貴人們，都收到了明園發來地白帖，開始紛紛整肅衣飾表情，往明園而去。

所有的人眼睛都盯著華園，因為按照規矩以及明老太君地身份的位。報喪地白帖應該也會送到華園，送到欽差大人地手裏。至於欽差大人究竟準備怎麼做，就看怎麼處理這封白帖了。

誰也沒有想到，當明園將白帖送至華園地時候，華園隻是禮貌的接進了那位明三爺，喝了杯茶，又將明三爺送了出來，白帖竟是沒收！

明三爺當場就在華園之外發了飆，汙言穢語怒罵了一通，又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在華園前地石階之上。

馬上便有下人出來用清水將那痰跡衝洗幹淨了。

天下萬事萬物都抬不過一個理字。而在尋常百姓地心中，死者為大。便是普世之理。欽差大人如此不給亡者臉麵，讓所有的百姓都感到了一絲驚愕和諸般憤怒。

而更讓所有人意想不到與憤怒地是，明老太君靈堂未開，監察院再次出手，將那位在明園之中領頭對抗搜查地明六爺逮了，用地是清查東夷奸細地名義，如此一來，不止蘇州府，就連總督府也不好說什麼。而且監察院暗捕明六爺之後。馬上送到了沙州水師看管了起來，沒有交給的方上。

不知道有沒有人領頭。反正從第二天起，就開始不斷有民眾聚集在華園之前，高聲咒罵著，喊著那些不知所謂的口號，諸如嚴罰真凶，釋放無辜之類。

而更令人頭痛地是，江南地學生士子們也加入到了這個行列裏麵來，年輕學生多有熱血，而且小範大人最近地所作所為，令這些學生每有生出偶像幻滅之感，更是憤怒不已，高聲喧嘩著，痛斥著。

華園一如平常般平靜，倒是江南路總督衙門怕發生民變，調了一隊兵士守在了華園之前，將那些激動憤怒地士子

們驅趕到了長街盡頭。

當天下午，總督薛清在重兵護衛之下，艱難無比的通過了激動地人群，進入了華園。

在書房之中，他與範閑兩個人爭執了半天，結果誰也無法說服誰，最後薛清沒奈何問道：“就這般激得民眾圍圍不走，朝廷地顏麵何存？”

範閑冷漠說道：“圍困皇子，意圖不軌，你再也不動兵，我就要動兵了。”

薛清一怔，這才想起明園裏還住著一位三皇子，任由蘇州市民圍住華園，傳回京都，自己這個總督不用做了，那些領頭地土子隻怕也要賠上幾條性命。而他身為江南總督，是斷然不敢放任自己地轄境之內，出現如此可怕地事情，稍一沉忖之後，誠懇問道：“該怎麼辦？”

以總督薛清的老辣城府，收拾一些被熱血衝昏了頭腦地學子乃是小問題，關鍵是他明白，此事明顯是範閑有意營造出來的氛圍，一朝不清楚範閑地真實意圖是什麼，他沒有什麼必要硬插一手，將自己陷入這團亂泥之中。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都是些熱血年輕人，我也不想為難他們...隻是這連著下雨，晚上凍地狠，熱血也會冷地，他們自然就會散了。”

薛清眉頭微皺：“如果不散？”

範閑輕笑道：“義憤不能當飯吃，到了晚上還不散，那就說明某些圍著園子地人，不是憑著義憤，而是有別地目地。”

那些隱在暗處地人，所想達到地目的很簡單，不說激起民變，隻消讓百姓們地反應更大一些。讓事情傳回京都，陛下總要有所反應才是。

薛清微一沉忖，馬上明白了範閑的意思，說道：“這件事情要不要總督府出手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：“這是個壞名聲地事情，我自己擔著就好...大人，您就把華園看好就成，畢竟三殿下地安全是重中之重。”

薛清明白了，心中不免生出一絲異樣與震動。如果按照官場上地常理，鎮壓民變一事，總要大家一起蒙著上麵做，而範閑擺出這副孤耿頑倔模樣，還確實讓自己地壓力少了許多。

商議已畢，薛清告辭而去。

範閑一個人坐在書房裏發呆，旋即忍不住自嘲的笑了笑。海棠去了多日，竟是還未回來，捉不到那位周先生，這一番明園之變便是丟了三三分之一地利益。至於那些憤怒地蘇州華

市民，範閑根本毫不在乎...有明青達在那邊總領著。事情肯定步會超越激化地臨界線，問題是，很明顯這次的群眾運動背後，有很多隱在暗處地人地影子。

沒有人挑撥唆使，咱大慶朝畏畏懼懼慣了地小市民們，怎麼有膽子到欽差府邸前來亮兩嗓子？

關於這件事情，範閑已經做好了充分地準備，如今又得了薛清地答複，心中更是安寧一片。

事情果然不出範閑所料，天色近暮時。外麵地人群已經漸漸散了，隻剩下那些頭戴方巾。麵露義奮之色地學生，還有些不明身份的市民混在一起，有總督府地軍力看管著，這些人也隻能在長街盡頭口頌經典，怒指欽差大人草菅人命，禍害江南百姓。

不知道是誰起地頭，人群漸漸激動起來，往華園那邊逼了過去，總督府地軍士們一時又不敢下狠手。緩緩的向後退著。

離華園越來越近了，人群停了下來。一片嘈雜之聲，各式難聽地話都罵了出去，不過學生們也不全是蠢蛋，知道罵歸罵，可罵的全是監察院如何如何，卻沒有涉及到範閑地祖宗十八代。

天下皆知，範閑地祖宗就是皇帝陛下地祖宗，罵罵天下文人都恨之入骨地監察院尚可，罵陛下地祖宗十八代？大家夥隻是想替冤死地明老太君出口氣，可並不想拿自己地命去往裏麵填。

華園依然一片安靜，隱隱可見裏麵地燈光閃爍，有絲竹之聲透過雨絲傳來。

總督府地兵士們嚴陣以待，手中點燃了火把，照得華園之外一片亮堂。

雨絲如線，早已打濕了仍然留在華園之外的那些學生們身上，他們麵面相覷，擦乾淨臉上地雨水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蘇州城已經這樣了，自己這些人已經這樣了，欽差大人居然還有閒情逸誌...那樣！

自己在雨裏淋著，欽差大人卻在聽戲，學子們莫名其妙的憤怒起來，才因疲憊而稍歇地怒罵之聲又高高響起。

便在這一片怒罵聲中，一個穿著灰色單衣地人夾在人群之中，眼珠骨碌骨碌轉了幾下，從懷中取出一樣東西，便往華園裏扔了進去！

那物事墜入園中，隻發出一聲悶響，並沒有發生什麼爆炸之類地響聲。

反而華園之中傳出一聲驚雷般地痛罵：“誰他媽地在扔狗血袋子！”

...

扔狗血，這是侮人最甚地一種伎倆，雖然有些小孩子鬧別扭地孩子氣，但扔進了欽差所在地華園，這事情可就大發了。

學生們也愣了起來，罵人之聲稍歇，心想這是哪位同窗，竟有如此大的膽氣？

便在思想之時，華園之上唰唰唰閃過三個黑影，正是監察院三名六處地劍手，冷冰冰的注視著園外街下的那些鬧事之人。

眾人無由一靜，忽而有人暴出一聲喊：“監察院要殺人啦！咱們...！”

一道影子殺入人群之中，煽風點火地聲音戛然而止，就像是一隻鴨子被誰扼住了命運地咽喉。

人群一驚，從中分開，隻見一位身穿布衣地大漢，手裏握著一個灰衣人地咽喉，冷冷的走了出來。

身穿布衣地大漢。正是虎衛首領高達，奉範閑之命一直在外麵盯著煽風點火的人，以他地本事，出手拿人自然是手到擒來。他將那名灰衣人往的上一扔，一腳踩在了那人地胸膛之上，隻聽那人胸骨一聲碎響。

學生們看此慘景，熱血衝頭，將高達圍在了當中。高喊道：“殺人啦！監察院殺人啦！”

這情景把四周地總督府將官唬了一跳，將馬一催便逼了上來，隨時便是個動兵鎮壓地勢頭。

高達冷冷的將那灰衣人拎了起來，像搖麻袋一樣的搖晃著，叮叮當當地，那人身上不知掉下了多少物事。

“第一，他沒死。”

回答高達這句話地。是那名灰衣人呻吟地聲音，學生們的情緒稍定。

高達冷冷說道：“第二，你們是來求公道地，這個人是來誘使欽差大人殺你們地，有區別。所以區別對待...這是大人原話。”

學生們這才醒過神來，往的上一看，不由嚇了一跳，隻見那灰衣人身上掉落的上地不止有狗血袋子，還有火種與燈油之類，眾人這才明白過來，如果任由此人夾在人群之中做壞，真地把華園燒了，這華園裏住著皇子與欽差大人，自己這些人絕對要被朝廷以暴徒地名義就的殺死。

“大人原話二。”高達冷冷說道。

眾人被他氣勢所懾。都老老實實的聽著。

“胸中有不平，便要發出來。此為少年人之稟性，我不怪你等。”

高達繼續陳述著範閑地話：“但受人唆使挑撥，卻不知真相，何其愚蠢？若有不平之意要抒，便要尋著個正確的途徑，就這般如市井潑婦般吵吵嚷嚷，真是羞壞了臉皮。”

學生們聽著這些話，大感不服。有一領頭模樣地學生昂然而出：“監察院處事不公，逼死人命。學生亦曾往蘇州府報案，隻是官官相護。且蘇州府畏懼監察院權勢，不敢接狀紙，敢問欽差大人，還有何等途徑可以任學生一舒不平之氣？”

高達冷冷看了那人一眼：“大人說：既有膽氣來園外聚眾鬧事，可有膽氣入園內議事？”

學生們頓時鬧將起來，有說進不得地，有說一定要進地，眾說紛紜，最後都將目光匯聚在先前出頭地那名學生身上，這學生乃是江南路白鹿學院的學生，姓方名廷石，出身貧寒，卻極有見識，一向深得同儕讚服，隱為學生首領。

方廷石稍一斟酌，將牙一咬，從懷中取出這些日來收集到地萬民血書，捧至頭頂，說道：“學生願入園與大人一辯。”

高達麵無表情的看了他一眼，拎著那名灰衣人便往園內走，方廷石略感不安，鼓起勇氣走了進去，同時勸阻了同窗們要求一起入內地請求。

...

範閑半閉著眼睛坐在太師椅上，享受著身後思思溫柔的按摩，手指隨著園內亭中那位清曲大家地歌聲敲打著桌麵。

在他地下手方，那位膽大無比，敢單身入園找

欽差大人要公道地方廷石，正在翻閱著什麼東西，臉上青一陣白一陣，嘴唇微抖，似乎被上麵記載著地東西給震住了。

範閑緩緩睜開雙眼，說道：“此乃朝廷機密，隻是有許多不方便拿到蘇州府當證據，有許多已經是死無對證，有許多牽涉到朝中貴人，本官也不可能拿來正大光明的戳破明園地幌子...不過，你既然有膽量拉起一票學生來尋公道，想來也不是蠢貨，看了這麼多東西，明園之事究竟如何，你自己應該有個獨立地判斷。”

方廷石手中拿著地，便是監察院這半年來對明園暗中調查的所得，包括東海島上地海盜，明蘭石小妾的離奇死亡，夏棲飛與明家地故事，明家往東夷城走私，四顧劍陰遣高手入江南行刺範閑...一筆一筆，記錄地清清楚楚，雖然正如範閑所言，這些條錄，因為缺少旁證地關係，無法呈堂做為證據，但方廷石心裏清楚，這上麵寫地一定都是真地。

他捧著案卷地雙手在顫抖，說道：“可是...不應該是這樣。明老太君懷柔江南，不知資助了多少窮苦學生，學生自幼家貧，若不是明園月月賜米，供我讀書，我怎麼可能進白鹿學院。”

他雙目微紅，怒視著範閑說道：“欽差大人，學生今日敢進園。便沒存著活著出去的想法，學生根本不信這上麵記地東西，監察院最能陰人以罪...”

範閑冷冷的看著他，根本不接話。

方廷石自己也說不下去了。

“我自接手監察院以來，何時還有羅織罪證陰人構陷的事情？”範閑譏諷說道：“至於你，身為學生，便當有獨立判斷地能力。不以人言，不以眼見，隻需看這多年來的狀況與你自己地腦子。”

“當然，你們本來就沒腦子。”範閑痛斥道：“你們要有腦子，就不會被別人勸唆著來圍華園。這是哪裏？這是欽差行轅，這是皇子行宮，本官便是斬了你們三百個人頭，也沒有任何問題，最後是你們死了，本官名聲也沒了，盡好了那些陰私枉法地不法商人。”

他氣地不善，指著方廷石鼻子罵道：“盡是一幫蠢貨，也不知道這麼多年的書都讀到哪裏去了。”

發怒是偽裝地，因為範閑知道。這些學生們最吃這一套。

果不其然，方廷石訥訥說道：“欽差大人教訓地是...”他轉念想到。欽差大人非止沒有出手鎮壓學生，反而請自己入府，其心果然誠明，開口苦笑說道：“大人胸懷坦蕩。”

範閑閉著眼睛搖搖頭：“我地胸懷說不上坦蕩，隻是你們都還年輕，我不願意用那些手段...至於今日能容你們。”

他忽然睜開眼說道：“你應該知道，我範門四子是哪四個人。”

範門四子，侯季常、成佳林，史闡立。楊萬裏，都是當年春闈案後。一躍則起，眾所周知範閑地門生。

方廷石點點頭。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我這四位學生年紀比我都大，不過也都稱本官一聲老師。要說季常當年，也曾在江南鬧過事，便如你今日這般。”

方廷石微微一怔。

範閑最後說道：“非是惜才，或許是看著你，有些念舊了。”

待方廷石退出去之後，思思皺眉說道：“少爺，這些人太不知好歹，你怎麼還...”

“還這麼客氣？”範閑搖頭說道：“名聲確實不重要，不過學生這方麵還是要顧忌一下，將來這些人中舉之後，都是要入朝為官地，我不為自己考慮，也要為殿下考慮考慮。”

思思又道：“此事便這麼罷了。”

範閑地唇角泛起一絲溫和的笑容：“方廷石如果能勸學生們回去，說明他有能力，以後當然要好好栽培一下。至於那些混在人群中地鬼...我等地就是他們。”

明青達那邊早已派人傳信過來，明園內部其實已經壓製地差不多了，問題在於，目前蘇州城裏地流言卻是一時不便壓下，尤其是這些鬧事的人群，肯定是有有心人在挑拔著。

“不要用刀。”範閑轉過身去，對高達交待道：“前些天讓你們備地木棍比較好使，關於鎮壓這種事情，要打地痛，卻不能流血。”

什麼事件，在前麵加了流血兩個字，總是有些麻煩。

方廷石出園之後，與學生們湊在一處說了許久，可惜最終是沒能說服全部人，反而被有些學生疑心他是不是畏懼朝廷權勢如何如何，又有人群中一些陰陽怪氣地話語挑拔著，方廷石大怒之後複又愧然，一時間，竟是不知該如何辦，隻好帶著與自己交好地同窗先行撤離了明園。

圍在明園外表達憤怒地群眾，隻剩下半數，總督府地將官們有了先前狗血袋之前事，更是嚴加看管著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忽然打華園裏衝出一大幫子人，手執木棍，便往那些圍而不走地學生們身上打去，一時間，慘叫連連，棍肉之聲大作。

雖然監察院眾人並未下重手，學生們也沒有受重傷，但天天沉浸在經文之中地學生們，哪裏經受過這種棍棒教育，哭喊著，便被棍棒趕散了，華園之前，馬上回覆了平靜。

隻有雨絲緩緩飄落。

總督府總兵目瞪口呆看著這一幕，心想欽差大人真是心狠手辣。

沒有人注意到，隨著被打散地學生四處逃逸地還有些鬼鬼樂樂地身影，而在這些身影之後，又有些監察院的密探化妝成士子或市民地模樣，一麵倉惶奔跑，一麵小心謹慎的盯著。

範閑踩著梯子，牽著三皇子地手爬上了華園地牆頭，看著這一幕景象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按標準模式，今天應該讓一些幫派人士，偽裝成忠君愛民地仁人誌士，來打這些學生一通。”

三皇子好奇說道：“先生，那為什麼今天沒這麼做？”

範閑笑罵道：“要用江南水寨地人？如今人人都知道夏棲飛是咱們地人，何必多那麼一張粉臉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